

岳祥书画选

山水



河南美术出版社

岳祥书画选

山水

河南美术出版社

大家天赋不凡才华

——岳祥书的绘画艺术

邵大成

一个人得享大名，才华、勤奋、机遇缺一不可，而其中机遇乃是客观条件，非人的主观能力可以控制。有一位画家，历尽20世纪中国的变故，饱尝世态炎凉，才华横溢，一生执着，然而，在他有生之年却只是“偏安一隅”，不可不谓造化弄人。

岳祥书先生(1913—1979)，名誉山东美术界，斐声齐鲁，以写意花鸟独步海右画坛。依先生的才情、成就，应远不止于此，却因种种坎坷以至享誉一方，实为中国画界的一大憾事。

岳祥书先生出生于古都开封的一个书香门第，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，爱好书画。后家道中落，辍学在家。失学后，为承担赡养家庭的责任，他便自学人像画。既没有名师指点，也没有系统学习，凭着个人的天资，仅仅两个月后，14岁的岳祥书即无师自通，挂牌营业。勤奋好学的他，人赠别号“大梁稚子”。后受聘于冯玉祥省府做美工，以宣传画推动这位爱国主义将领“破除迷信，解放妇女”之主张，他的写实功夫深得冯将军赏识。

清末民初，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，西画与中国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伴随着文化上反封建的革命运动，“美术革命”的口号成为当时美术青年艺术追求的自觉。在一些受西方“科学、民主”思想影响的政治家、学者与艺术家的倡导下，西洋写实绘画备受尊崇。与之相对的是，中国传统绘画，被新派人士不屑一顾。潘天寿在他的《城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》中曾对此现象的产生的原因，有过一个较为全面、深刻的描述：“一为欧西绘画，近三五十年，极力挥发线条与色彩之单纯美等，大倾向于东方唯心之趣味；二为维新潮流之激动，非外来之新学术，似无研究之价值；三为中土绘画，经三四千年历代天才者与学者之研究，其挥发已至最高点，不易开辟远大之新前程，殊有迎送外来新要素之必要；四为欧西绘画，其用具与表现方法等，有特殊点，另为一道，而有试验之意义。缘此中土青年，有直接彻底追求欧西绘画之倾向。”

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，岳祥书先生深受中西两种文化影响，既有国学渊源和书法功底，又勤于钻研西画的基本功和写实技巧，个人的艺术风格初现端倪。

1933年，年仅20岁的岳祥书在山东临沂县立师范讲习所教美术，并兼任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美术教员。他甘于寂寞，苦心钻研，在绘事上颇有心得体会，授课之余创作了很多作品，汇编成册，出版了一本为教学用的课徒画稿——《木鱼子画集》。这些画稿虽还不太成熟，却已显示出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和绘画天赋。是年秋冬，他辞去教员之职回到济南，开办“济南祥书美术馆”，专事绘画。此时他结识书画界名流李苦禅、俞剑华、金葵、关友声、诸先生，彼此常切磋画艺，技巧与视野大为开阔。1934年，济南爱美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兼董事长、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官员周爱洲盛情邀请岳祥书任该校美术教员，两人结为好友。在周爱洲的推荐下，值海派著名书画家被邀来济南参加爱美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之际，岳祥书结识潘天寿、汪亚尘、王济远、诸闻韵等人。他们对岳祥云的绘画作品颇为欣赏，潘天寿先生尤为夸奖，力主出版新画册。1935年，由名扬江浙沪的花鸟画大家潘天寿题签的作品集《祥书墨妙》出版，各名家都欣然题辞以贺。岳祥书山水受石涛作品启发，花鸟得益于青藤、白阳和吴昌硕等人的影响，笔墨各有来处，又有独特视角和个人创造，展现出他传统绘画的天赋和非凡的理解力，可谓少年早慧、大器有成。

他的这一段生活与艺术经历还告诉我们，身处北方的岳祥书心胸开阔，取法众长，他不固守

北派国画传统，敢于吸收南方画派营养，这大概就是在他的国画创作中有海派和岭南画派影响的原因吧！

岳祥书以花鸟画成名，但却不仅精于花鸟绘画。他在山水、人物画方面也多有涉猎，讲究兼容众家之长，吐纳笔墨气韵，形神兼备。收在画集中的作品《石涛语意》（作于1933年）取法马远、夏圭、唐寅，秉承石涛精神，用墨注重气氛渲染，用笔讲究奔放快捷，画面清雅秀逸、生意盎然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于西画亦造诣颇深，其以泰岱、历下名胜写生入画的水粉、水彩之作，显示出他对西方写实艺术的理解，让我们感受到他过人的艺术天赋。作于1959年的《泰山碧霞祠写生》，堪称其水彩作品中的杰作。画面颇有章法，构图、色调、造型、空间都几近无懈可击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善于融通各家各派，广泛吸收各方面营养。作为一名富有天赋的艺术家，各种技法在他胸中经过自我点化，熔冶于一炉，在随手挥洒间，笔墨都是出自机杼。看他的水彩作品，安静、透明，用笔率性、轻松，色彩柔和，色调统一，树梢的线条灵活又稳健，看得出他的笔墨修养，但丝毫没有中国画中树法程式化的痕迹。同样，他在写意山水画中，不满足简单的赭石、花青的渲染，而是巧妙地吸收了西画色彩的因素，使画面变得更为丰富。但是，他的用线用墨又非常讲究，用纯粹的笔墨功夫表达了山水的意境。创作于1956年的《湖滨晴晓鸭捕鲈》，以写实手法表现微山湖畔鸭群捕虫的生动画面：嬉戏的鸭子姿态各异，角度多样，体现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很强的结构写生能力。他在重视捕捉形体的同时，运用笔墨的抑扬顿挫、轻重缓急，使笔下鸭子的神情、动态，跃然纸上。当时中国画坛，不少人在试图走中西结合的路子，但是成功的并不多，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：东方传统的元素拿到西方绘画里面，或者西方的元素放在东方传统绘画里面，二者不能融合，格格不入，不伦不类。而岳祥书先生却做到了东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，把写实技法熟练地运用在当时中国画的探索与发展的道路上，他走在了前面。

岳祥书的艺术如果在良好的环境下发展下去，完全有望成大气候。然而，他却生不逢时。当他正处在事业发展的最佳时期，济南被日寇占领。这时，他不得不靠卖手工卷烟维持生活，无力于艺术上继续发展。解放以后，他也只是在山东省工业展览馆画宣传画，没有获得应有的专业待遇，加之当时推行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路线，强调艺术表现重大主题和革命题材，作为山水、花鸟画家的岳祥书遭受冷落，在创作上无所适从。

所幸的是，岳祥书先生的多方面才能使她具有一种很强的社会适应能力，而他顽强的、锲而不舍的求艺决心及探索精神，使他在顺境和逆境中均能扫除外部种种干扰，回归内心的宁静与镇定，坚守己见，走自己寻找到的清晰的艺术道路。1957年，岳祥书在济南设槐荫画室，开办实用美术学习班，传道授业，桃李满门。他说：“学画首先要解放思想，先横涂竖抹大胆了再说。不要死学一家，要广览博取。我不喜欢跟我学画的人画的都像我。学我不像我而又超过我，这才是我的好学生……有人问，谁是我的老师，我说，所有画画的人都是我的老师。因为我谁都学，但我的画谁都不像。”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一直坚持写生，画他酷爱的景色与事物，歌颂祖国壮丽山河和新中国的新气象，并积极参加各项艺术活动，为山东的美术事业做出了贡献。

好景不长，60年代中期的“文革”风暴给他带来厄运。在“文革”中他被扣上莫须有的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罪名，被批斗、抄家，身体与精神受到严重摧残，被解雇回家，失去工作和经济收入，直到1976年才获得平反。

20世纪70年代以后，岳祥书先生的画又回归到传统的格局之中，并开始显示出成熟的风格面貌。面对一个就在眼前的开放时代，即将迎来的晚年的辉煌的时候，历经磨难、尚不到古稀之年的岳祥书先生，却带着遗憾溘然辞世。

艺术天才是什么力量抑制不住、磨灭不掉的。面对岳祥书遗留下来的大量杰作，我们不禁有如此感叹。感叹之余，我们同时又自然会有这样的设想，如果这位才智过人、绘画面貌有大家风范的岳祥书先生能够一生平安，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那又该是何等景象！



松溪观山图

1936年

宣纸

177cm × 47cm



烟林晓岚
1947年
宣纸
92cm × 34cm



碧草没腰荒径（临石涛）
 1948年
 宣纸
 120cm × 34cm



听涛
1948年
宣纸
128cm × 33cm

為支援祖國工業建設蓄積木材
徹底消滅森林蟲害
國營崑崙山林場松毛蟲情況
一九五四年秋遊山歸來寫於麓下
岳漢芳



彻底消灭森林虫害
1954年
宣纸
150cm × 82cm





风雨山中行

1957年

宣纸

133cm × 67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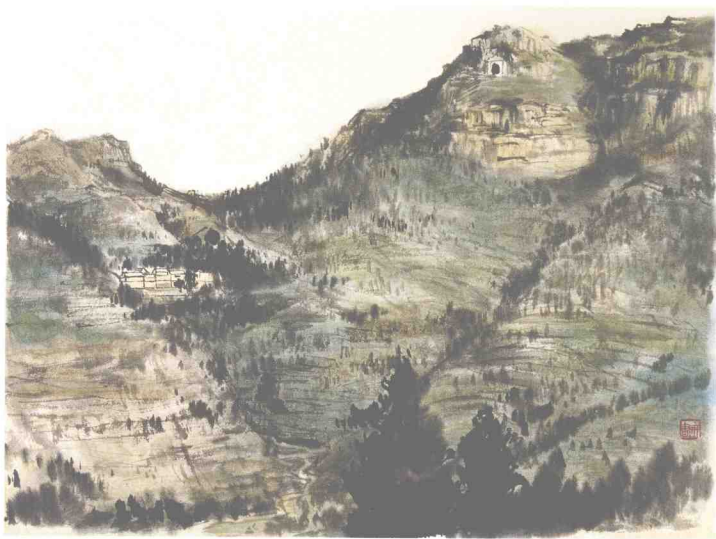


泰山黑龙潭

1957年

宣纸

26cm × 36cm



开元寺写生

1958年

宣纸

28cm × 37cm



拂纸苍然写乱松

1958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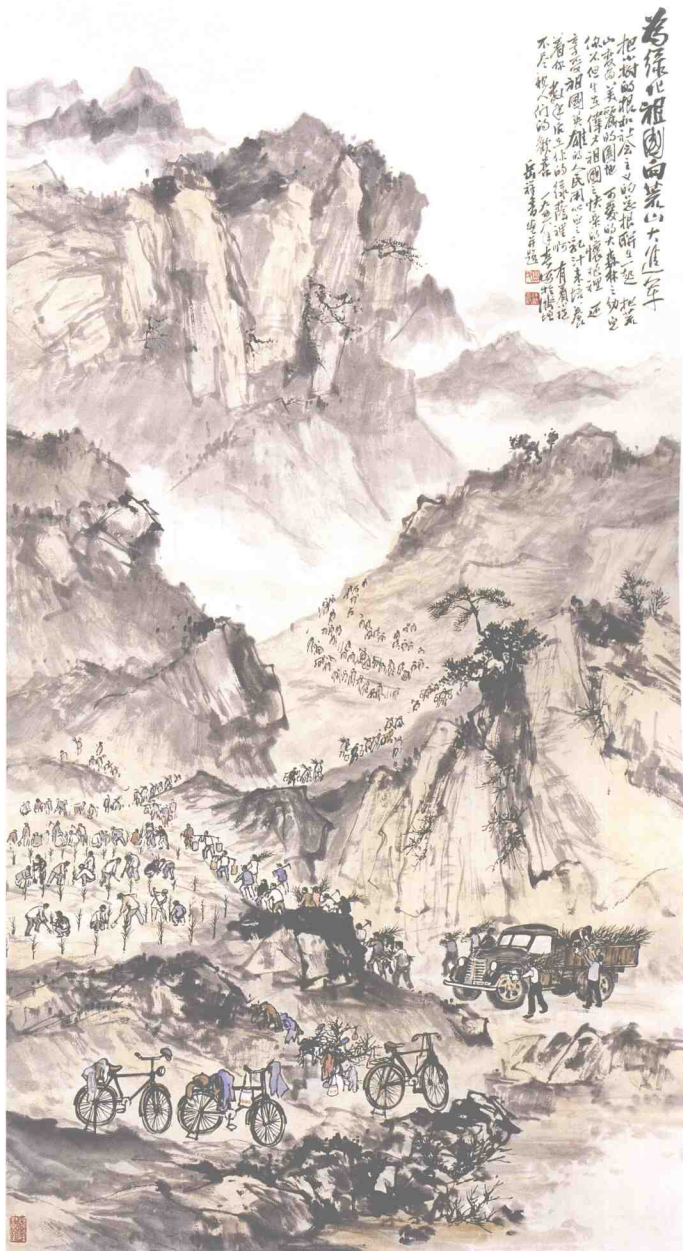
宣纸

40cm × 25cm

为绿化祖国向荒山大作战

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，这是祖国建设的一件大事。它不仅关系到祖国的面貌，而且关系到祖国的未来。我们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人人动手，人人植树，为绿化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这幅画描绘了人们向荒山进军，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的场景，体现了全国人民为绿化祖国而战的决心和勇气。

1958年 宣纸 120cm x 62cm



为绿化祖国向荒山大作战
1958年
宣纸
120cm x 62cm

濛濛烟雨山中道
阮克余
游春
丁巳年
春
画



濛濛烟雨山中道
1959年
宣纸
132cm × 68cm



泰山望人松写生

1959年

宣纸

26cm × 35cm